

書

集

傳

禹貢一

愚曰此書紀禹治水之功而獨以貢名指其所成言也

曰此書多向自為文尤嚴於一字之用條  
理甚公。愚曰雖自自為文而條路相貫

夏書

史記禹治水有功舜禪有天下曰夏姓曰姒。孔氏曰此

堯時事而在夏。堯是首禹之王以是功孔氏曰堯舜之  
夏書與之體

禹別後列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一

州說見舜典。曾氏曰祭法云共工氏霸九州九州其來久

矣洪水湮沒經界圯壞禹治水復分別之禹別九州非用私智  
天文地理區區各定

在天則有九五九野之法在地則有  
高山大川之限風土不通民名異俗其後析為十一州至三代

復為九孫氏曰禹惟敷九州有幽於豎而無青梁井  
南制地職方氏有幽井而無徐梁周制也。張氏曰水源

皆出於山傳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水由是而行也故隨山

潘川

呂氏曰：隨山一謂升高視下，相水勢之出入而治之。東陽馬氏謂山脈與水脈相通，看山脈則可知水脈。

○東陽馬氏

曰：潘者治之，使深得以通行也。任者隨其力之所勝也。

新交王氏

曰：任土者隨其土地之宜而為之，種藝也。

○孫氏曰：孟子曰：夏曰

貢，貢者夏后氏貢賦之摠名。

林氏曰：書序文尚簡，上既言作貢，故下不復言。亦猶仲虺作誥，微

子作誥也。○愚曰：隨山，任土所謂行其所無事。

○無垢張氏曰：洪水滔天，九州莫辨，禹

欲治水，先定九州之疆界，然後隨九州之山，潘九州之川，使之入海水去，而地利興，即任土地之宜，以作貢賦之法。曰三

句該論一

禹貢

凡二十八章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呂氏曰：禹先分布九州之土地，某處用此治，某處用彼治，規畫既定，然後隨處各用其工。此禹治水之大規模。○朱氏曰：隨山之勢，斬木通道，相宜以治之。

唐孔氏曰：於時平地為流，練於必斬，出隨

○或曰荆木以除障蔽望山水之勢。張氏曰序又定其山之高。言山清川言其終也。此言隴山荆木言其始也。又定其山之高者川之大者為之綱紀然後理其卑且小者二者禹治水之要領故首述之。

冀州

新安王氏曰九州之名其意不可詳考。晉地有冀秦地有雍則冀雍以地名州也。蜀有梁山楚有荆山則梁荆以山名州也。流水省文作兗則兗以水名州也。其不知者當缺之。○孔氏曰冀州堯所都。唐孔氏曰冀都平陽。○呂氏曰帝都不言

疆界觀徐州所至可知。又以示天子無外之意。孫氏曰兗州言東也。豫州言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言西也。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河之東南。河之北。即冀州境也。○詳見下。○今河東。○新安王氏曰九州封域莫最廣充至扶風。今河東。○北之地居天下四分之一。其後舜所以文為麟井。○愚曰冀州治都於其地。通遠各州獨狹者以因名。○朱氏曰九州次序自帝都而左旋乃古史

記事之法非必以治水為先後。○詳見

既載壺口治上

凡治物之治去聲

梁及岐

未氏曰既者已事之辭篇內凡言既者倣此載始有事也。

漢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王氏曰水逆行泛濫而亂故

治之也。晁氏曰梁山呂梁也。在今石州離石縣爾雅云梁山

氏以爲雍之梁山則當爲秦望而去與國矣春秋成岐山孤岐之

五年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呂梁也山也。在今汾州介休縣山脈孤岐山脈水所出蓋至千石蓋梁

把夫絕遠通典不載治曾氏曰呂不韋謂龍明未關呂梁未

壺河出孟明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禹於壺口

之西關孟明而始事於壺口。梁山者禹貢之壺口也。按他志不

傳志孟明而水經不載有壺口今古輿地壺口山在其西南又西南

復有孟明山後世因二名各二山不尺惟也壺口治則河發壺口之

冲孟明山在今丹州之北也。北山南流於岐。○新安王氏

於梁山之北關龍門。○繼事於梁山。元曰呂梁之山崇峻

梁山北有龍門大禹以壺口。別安王氏曰龍門兩山夾河其一

於梁山北有龍門大禹以壺口。別安王氏曰龍門兩山夾河其一

以下口為河之... 曰子曰此最用工

無事如聚龍 其難而... 事也

避其難而... 事也

既修太原... 于江陽

曾氏曰然始... 治

孔氏曰岳大... 治

曰從太原... 治

成功而言... 治

言也豈治... 有難

單... 懷... 績... 于... 衡... 障

...

...

...

孔氏曰：晉懷近河地名。

曰：衛津水，東流而北，入於河。

東注，入於河。朱氏曰：從。

與。愚曰：地至底績而。

欲土惟白壤，賦惟上土。

張氏曰：自既藪。

復則地利興而時。

安。氏曰：白言其。

此。○杯。○一。○

操。兵車之。

氏。

子。

子。

曰：濟。橫流，河。

入。河。而。北。流。

績。就。見。

。

。

。

。

。

。

。

。

。

。

於其法爲無道則此特  
九等者人功有與衆別

心等之時者歲有豐凶

則雖復法亦未嘗不流也

若商周之全通於民也○杜氏曰

爲第五杜氏曰九州之用以夫

也○朱氏曰田之高卑下賦宜稱其

有糊稀也異州田第五而賦第一者

此○東陽馮氏曰它州皆言夏或又

諸侯之國獻其之物於天子異州帝都于

貢孔武仲曰畿內材木備糶則林衡置虞掌  
之金錫爲魚則材人掌之無待於貢○林之八曰

田後賦蓋賦出於田而已異先賦後田者王畿之山并與

里場園鬻市之類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非盡出於田賦

怕衛既從文大陸既作





入河○朱氏曰礪石山有海道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礪

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

於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

都之道漢書地理志冀州之衝冀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為北境

絕遠者言之且明海道亦可至也新安王氏曰九州皆先據其

也次言山川俗水之勢所發則山河川也次言地田所謂

任土地之言而猶所請作其也而以入帝都之道終焉

濟子禮反河惟充兗州

濟河統見下文○孔氏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是為兗州孔

氏曰據濟之距至也鄭漁仲曰禹貢所以為禹代

地理家成憲者以其以地命州而不以州命地也故濟水河

水之間則知其為兗荆山衡山之間則知其為荆山川禹代

不混而州境亦隨之雖後世更改為不混矣林氏曰

西以○朱氏曰自冀而充由北而東也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灘音沮反會同

孔氏曰河水分為九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爾雅九河一

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

曰索八曰鉤盤九曰南澤○朱氏曰道河行得其道也後言

道者倣此孔氏曰鄭氏云魯國塞九河爲一以自潰今何謂焉○

孔氏曰雷夏澤名新安子氏曰雷夏即雷○朱氏曰水鍾曰澤

唐孔氏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今平地水大此乃爲澤也

朱氏曰既澤向未爲澤而今始爲澤也○呂氏曰治水有兩端川流賦澮則轉相入以達于海所

以使之有所歸也或不可以達海則相數百里之地因其勢

以爲澤所以使之有所容也陳氏曰川欲其行而不可使之壅

物則壅之使行於壅○孔氏曰灘沮二水爾雅別出者同

也○折文王氏曰九域志今濮州有濮溝云即高負○王氏曰兩

相合謂之會合而爲一謂之同

土既蠶昇降丘宅土

孔氏曰地高曰丘○朱氏曰宜桑之土既可蠶矣

呂氏曰典亦謂桑土

履也言得而蠶○新去之土氏曰條志於齊人蠶作統謂蠶爲帝衣履天下其地宜桑可知

故避水之民下高

丘而居乎土

於丘陵者其害重兗州顯海受阿濟一大川之下坑

地卑而少山民但升高立避之其害比它州未甚矣今民皆降丘宅土見它州人皆得乎土而居矣

敬土黑墳

扶粉

林氏曰墳土膏腴起也

敬草惟繇

音駁木惟條

馬氏曰繇抽也○呂氏曰條始長也兗州水害最甚草木至

是始抽始長與包喬不同聖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一草一

木亦欲得其性○愚曰此見禹之功及草木也它州倣此

謂於餘據獨言草木蓋東南多水旱旱則草木不茂故於此○百氏謂

兗之桑土既蠶揚之條也既蠶者是故有草木故爲有樹木之員○愚按二益皆是草木之性惡下位而利折故三州居河德訂維下見

洪水未平則爲下濕於草木最非宜供水已平則爲妨於草木也

言其所以  
言早才致

厥田惟中下厥賦真作十有三載乃同

孔氏曰田中下第六○愚曰厥賦真當缺疑詳見○朱氏曰

兗州水患最深作治十三年乃有賦法與它州同按禹治水八年此言十三載者通始治水八年言之則此州水平其後

它州五年斯

厥貢漆音七絲麻織文

朱氏曰貢者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愚曰貢入於天子賦則各存於

賦圖○孫氏曰先漆後絲以土地最宜者先之也它州同○

朱氏曰篚竹器筐也織文織而成文綾羅之屬有貢又有

篚者貢有幣帛則盛以篚愚曰篚者○呂氏曰九州之貢皆

服食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東陽馬氏曰周禮大宰以九貢制

曰篚貢絲枲是也三日器貢絲枲是也四日幣貢枲是也五日材貢枲是也六日貨貢金珠是也七日服貢

嶺南之北也。八曰旌黃羽毛是也。於如旗之有旒空下者。九曰物黃  
然若也。他是也。○林氏曰八州之貢充。雖至寡也。揚至多。然於因  
所貢。無輕重。

浮于濟。深反。達于河。

孔氏曰濟深二水名。

外見上。漢志深水出東郡。

○愚曰。舟

於水之謂浮。自水通水之謂達。

孔氏曰。濟深二水名。外見上。漢志深水出東郡。

海岱山。惟青州。

孔氏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是為青州。

唐孔氏曰。東北跨海至

即遼東也。漢書。遼東曰。靑州。即青州也。海岱。東。謂青州。高。據海。而有。遼東也。

嶠夷。既略。

朱氏曰。嶠夷。即堯典。隅夷。蓋海濱之夷。○呂氏曰。略。經略也。

濰。音溜。側其。其道。

孔氏曰。濰。淄二水。

漢志。濰水出琅邪。其水至山北。至。即曰。濰。入海。○

愚曰。其者。預期之辭。此皆據始作書時言之。後倣此。○林氏

曰此州雖近海而不受江河淮濟之下流濼滄道則其功畢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尺音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林氏曰平土則白而墳海濱土則廣斥斥鹹土可煮為鹽東

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愚曰廣斥斥土廣也

○孔氏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

勒其反

海物惟錯岱畎絲枲

思似反

欽松怪石

孔氏曰絺細葛錯雜也海所產物非一種岱畎岱山之谷

孔氏曰合兩山之

○唐孔氏曰枲麻也○新安王氏曰黑錫曰

○孔氏曰怪異好石似玉者岱谷出此五物

之謂者非

○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以一州所出皆可

貢也其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產為良也

萊夷作牧厥篚檿

鳥檿

絲

朱氏曰萊山之夷也

夏氏曰國謂之萊子國漢謂之東萊

○愚曰作謂耕作牧謂

芻牧夷人以蓄牧爲業見禹之功及走獸也○朱氏曰萊夷  
及揚之岳夷間於首鼈之間切音時貢土物以見來王之意  
歟○唐孔氏曰歷山桑也歷絲食歷桑蠶之絲中琴瑟絃惟  
歷絲出東萊以之  
爲樂器朝服常

浮于汶謂達于濟

林氏曰汶水名

漢志汶水出泰山東南入濟

○朱氏曰不言達河者因

於兗也揚州倣此

海岱及淮惟徐州

孔氏曰東至海北至岱山南及淮是惟徐州

淮沂魚依

其又蒙羽其藝

魚州大野既豬

張助東京底平

孔氏曰淮沂二水

唐孔氏曰淮自桐柏至海沂自泰山至海皆南入下流入泗也

氏曰餘水以漢志沂水出泰山蓋沂南上下流入泗也又治也蒙羽二山漢志蒙山在泰山東南藝種藝也

大野澤名漢志在兗州○曾氏曰水蓄魚而復流曰豬大野故不言既



○唐孔氏曰東原即東平郡地○朱氏曰

水去而致平曹氏曰俯所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

歛土赤埴埴力墳章木漸包厥田惟上中駁賦中中

孔氏曰土黏曰埴○夏氏曰土色赤其質雖黏而膏腴

墳起○孔氏曰漸進長也○呂氏曰包結實也孔氏曰○孔

氏曰田第二賦第五

歛實惟土五色羽畎夏行雅翟從歷嶧亦陽孤桐泗濱浮磬淮

夷蠃蒲邊珠暨魚厥篚玄織自舉高古老

夏氏曰土五色謂青黃赤白黑五種之土○孔氏曰王者封

五色土為社韓詩外傳曰天子社用五土東方青建諸侯則各

割其方色土與之歸國立社禮記曰以此羽畎翟山名之谷夏翟雉名

黃取王者慶四方禮記曰以此羽畎翟山名之谷夏翟雉名

曰周禮漢人卷上注嶧陽嶧山之南孤桐特生之桐中琴瑟此

一曰浮山在兖州縣北山窮無上氣初山陽孤桐可斷。○林氏曰前  
語桐生矣于岐州湯州又前曰為以以無桐言以竹之管也  
尤良。○朱氏曰泗濱泗水之濱也。漢大司馬劉向奏曰泗水之濱○愚

曰泗濱之石其輕浮寸為擊者成而貢之懸露清越取輕而

浮者為良今海濱亦有浮石。○唐孔氏曰以地冠物所謂地

有氣也曰夏曰孤曰浮所謂材有良也。○朱氏曰淮夷淮上

之夷也蠙是蚌之別名山珠故謂之蠙珠。愚曰或可○孔氏曰

暨及也。○東陽馬氏曰淮有美魚今謂之淮白。○鄭氏曰淮

水之上夷民獻珠與魚。林氏曰淮水自平夷民獻此一物亦如詩

狄被聖人之功故方物○孔氏曰黑繒曰玄。○鄭氏曰黑經白

繒曰纁。禮曰天祥素纁服衣○孔氏曰白繒曰纁。○曾氏曰玄

纁繒凡三物

浮于淮泗達于河

愚曰達者非必盡是本水自相入意亦有海會相通者焉

曰今總論官渡水之義皆引  
何注之補遺者也。詳見前編。

### 淮海惟揚州

林氏曰北距淮東南距海是為揚州

###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孔氏曰彭蠡澤名。詳見下文。夏氏曰即今陽鳥隨陽之鳥

鴻鴈之屬。朱氏曰鴻鴈也。日之行夏至則南冬至則北。呂氏曰鴻

冬月聚於平沙今水平岸出而可居矣。唐孔氏曰見禹之

功及飛鳥也

### 三江既入

朱氏曰顏師古漢志注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下文有中

有北則有南可知既入入海也。詳見前編。愚曰諸家各指近震

澤諸江為三江蘇氏則指秣陵京口一江為三江皆據所見

之江言之經於道漢言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

入于海於導江言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古禹時  
彭蠡之下有此二江分流入海明矣既有中江北江必有南  
江但不經見不可臆定且古有九河後世合為一古有滎澤  
後世堙為地安知彭蠡之下古有三江而後世或合為一乎  
酈道元謂東南地卑萬水所接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為  
憑然則禹迹之不可考於後世者多矣學者惟以經說經庶  
不失大禹之舊凡捨聖經明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  
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為說者以之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  
之論禹迹之舊則未可據也它當以是例之

### 震澤底定

孔氏曰震澤具太湖名

夏氏曰兩淮謂之具區  
○韋氏曰又謂之五湖

○曾氏曰其水

洋溢震湯難定故謂之震澤至是始致定也

○蘇氏曰水之未治  
東湖有海及彭蠡

一既若三江之海揚州地亦可居  
之地而水之所歸者獨震澤也

竹外 鐵反 節重犀首竹子反 婦二巾云

唐孔氏曰篠小竹蕩大竹。曾氏曰敷布而生。孔氏曰少

長曰夭喬高也。域曰言夭喬則米止於篠篠類也。新安王氏

兼山林言之也。場之塗泥惟言其沮洳

之多山林不與故言草木不於厭土之上

厭土惟塗泥厭田惟下下厭賦下上上錯

林氏曰塗泥沮洳罕濕也。孔氏曰田茅九賦茅七。朱氏

曰上錯者錯在上下之上言間出茅六也

厭貢惟金三品瑤琇琕篠蕩齒茸羽毛惟木

孔氏曰金三品金銀銅也。朱氏曰詩曰惟玉及瑤是瑤者

玉之次也琕又次瑤說文云琕石之美者似玉。愚曰齒獸

齒茸獸皮止毛者羽鳥羽毛獸毛可以為器用及飾惟木凡

木之可用者也

崑夷卉計貴 服厭篋織貝厭包檣袖內究 錫貢

唐孔氏曰卉草也。朱氏曰以草織爲服，焦葛木綿之類。唐孔氏詩疏曰：貝水介虫，有文彩，織錦成文如貝。孔氏曰：小曰擗，大曰袖，向裏而致錫命，乃貢，亨不常。民害物如漢唐多。

公于江海逢于淮泗

愚曰：循行水涯之謂。公行所以言言，公不言所以著其險也。

陳氏曰：達淮泗或由江或由海也。

荆及衡陽惟荊州

林氏曰：北距荆山，南及衡山之南，是爲荊州。南帶荆山，一在荆

氏曰：此荆山，其南爲荊州，其北爲豫州。漢志：荆山在荊州，臨沮縣，衡山在長沙，湘南臨。

江漢朝直漢宗于海

唐孔氏曰：諸侯春見天子，白朝夏見曰宗。朱氏曰：江漢發

源，梁州及入海，則在揚州，至荊州合流，迅疾以趨海，有似於



土惟楚泥。田惟下中。殿賦上下。

孔氏曰：田第八賦第三。

殷實羽毛。藟華惟金。三品純勅倫反。榦故曰榦反。括古括反。拍礪力也。砥音砥。

之。斲音斲。丹惟音丹。爵音爵。三邦底實。殿名包。甄音菁。子音子。

及。茅。殿。龍。玄。纁。璣。組。相。九。江。納。錫。大。龜。

唐孔氏曰：揚州先藟華。此州先羽毛。各以善者為先。藟氏曰：

為槌木。似檉漆。孔氏曰：槌。孔氏曰：榦，柘也。拍，葉松身曰括。氏

曰：括，古槌字。曾氏曰：揚州真木，不言砥。細於礪，音磨石也。斲石

中，之。斲，子木。丹，朱類。朱氏曰：簞，路竹名。栝木名。顏氏曰：

皆可以為矢。朱氏曰：三物雖荊州所產，然得名者惟三邦。

致實其名品。孔氏曰：甄，匣也。新安王氏曰：菁，茂也。鄭

氏曰：茅之有毛刺者，謂之菁茅。林氏曰：菁茅，供祭祀縮酒。

左傳：菁茅，公青其醴。甄，包而又匣之，示敬也。孔氏曰：此州染



玄纁色善孔氏曰鄭注者子紀云染纁者二人而成又美故貢之再染以黑則爲纁又再染以白則爲纁又色在

成纁帶之類。孔氏曰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中唐孔氏曰

可錫命使貢惟使有之則納錫於上納錫而不言錫納重其

事愚曰錫命之使貢如錫敬庶民之賜上錫下之辭也

浮于江沱潛漢踰于洛至于南河

林氏曰浮于江沱潛漢四水也愚氏曰貢不徑由江漢而兼由

新安王氏曰踰越也四水不與洛通必陸行達洛以至南河

何在帝都之西者謂之西河在帝都之南者謂洛在帝都之東者謂之東河說見下文

荆河惟豫州

孔氏曰西南至荆山東陽馬氏曰荆山北距河是為豫州

伊洛濇直然澗既入于河

反

伊洛濇

孔氏曰四水流入河

愚曰下文東北曾于體匯又東會于伊是伊水之流第自止而及下此言伊洛匯入于

以洛水之先發也下文體匯伊洛匯入河此言伊洛匯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一河者蓋此四水大小相離本豫州而言四

水肯入河則後之水主矣主下又言洛水入河之詳也西

五指洛水也則後之水主矣主下又言洛水入河之詳也西

水肯入河則後之水主矣主下又言洛水入河之詳也西

水肯入河則後之水主矣主下又言洛水入河之詳也西

水肯入河則後之水主矣主下又言洛水入河之詳也西

水肯入河則後之水主矣主下又言洛水入河之詳也西

水肯入河則後之水主矣主下又言洛水入河之詳也西

水肯入河則後之水主矣主下又言洛水入河之詳也西

水肯入河則後之水主矣主下又言洛水入河之詳也西

水肯入河則後之水主矣主下又言洛水入河之詳也西

水肯入河則後之水主矣主下又言洛水入河之詳也西

水肯入河則後之水主矣主下又言洛水入河之詳也西

水肯入河則後之水主矣主下又言洛水入河之詳也西

曾氏曰萊自河溢波自洛出今皆有以孟

雅曰水自洛出

氏豫州其川萊洛其屬波也曾氏曰說水與謂溢為波

道濟州澤披孟豬

漢志河澤在濟陰定陶縣。孔氏曰孟豬澤在漢志在梁國

萊中有一波既豬

者由古及今前後之紛紛何可勝道哉夫聖言微而

諸聖惟以經為據則當辨之舊不失其舊以是推之

唯陽縣在河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新安王氏曰唯陽之北無河

飲土惟壤下土墳壚音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孔氏曰土高者壤下土墳壚壚疏也

林氏曰不言田第四賦

第二○朱氏曰錯在正賦上間出第一等也

斲貢漆臬締紵厥鼈織纒錫貢越錯

新安王氏曰臬麻締葛紵麻也○孔氏曰織纒細綿也

林氏曰故錫命乃貢錫氏曰揚州爲地言已則與鼈鼈之文無繡然言錫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林氏曰東北至華山之陽西距黑水是惟梁州

曾氏曰華山即

東長陽爲梁州其陰爲雍州○林氏曰河南至十華陰東○柳氏曰

至于華林是河至華山之陰也初而東河西與雍州之境

黑水幽陰若漆詳見下文

岷中音岷音既藝沱潛既道

愚曰岷山江源也嶺家漢源也二山已種藝江漢之治可知

漢志岷山在蜀郡導江沱潛說見荆州

蔡蒙旅平

孔氏曰蔡蒙二山漢志蒙山在蜀郡傳云蒙山蔡山曰旅

新安王氏曰水土既平而祭是為旅平所以報也

鎮龍生雲氣出水為山川一體愚曰古人舉動必有祭况禹平

水土其所以告天役祈鴻休答景貺者必不敢緩而旅祭獨

於梁雍言之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此諸州名山皆有祭

也旅獨於蔡蒙荆岐言之蓋紀梁州之山終於蔡蒙紀雍州

之山始於荆岐以見州內諸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

刊旅摠之旅山則川可知祭山川則大於山川者可知然特

言於諸州之後其先民力後神功之意歟

和夷底績

鄭氏曰和夷和上之夷人也曹氏曰自漢道之內地名和川夷人居之

歌土青黎歌田惟下上歌賦下中三錯

朱氏曰黎黑青黎沃壤也朱氏曰不言土實者以其不一也因第七賦第八問

出第七第六第九通為三

厥貢璆音鐵銀鏤音鏤絜音潔熊羆音熊狸音狸織皮

孔氏曰璆玉名鏤剛鐵者孔氏曰絜絜見上文新安王氏曰熊

似豕羆似熊而黃狐類大而長尾狸則狐之小者或用四獸

之毛織以為罽音例反。東陽馬氏或貢其皮故曰織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音沔入于渭亂于河

孔氏曰西傾山名在雍州漢志在雍州桓水名漢氏曰出漢上

曰沔音見章絕流橫渡曰亂。鄭氏曰雍州西傾有事於京

無經則不知其定所○孔氏曰岍岐荆三山在雍州志云○以至

石九山在冀州漢志○岐荆在扶風郿縣○岐荆在扶風郿縣○岐荆在扶風郿縣

河水中折城在河東潞安縣○潞安縣在河東潞安縣○潞安縣在河東潞安縣

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蓋方洪水懷山襄陵故川舊為首漫滅

不可見欲施功無所錯手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鎮之為水所

墊沒者為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水既順下

漸入于海則川流故道稍稍可求於是濬川之功可得而施

始决九川而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濬川其序不得不然也

經文曰導曰至曰過皆是拍懷襄之積水而言也東勝馬氏

水大抵隨山以水勢亦隨山為曲折而已○王氏曰導山者通山之

間谷而納之川也○曰氏曰導山以爲隨山通道相其源本也○

或以為治山○朱氏曰自導岍至敷淺原皆導山之事自此而

南氣勢脈絡可按今據導字分南北二條而江河為之紀於

二條中又分為四蘇氏曰地之有山指人之有跡也○

地脈鄭氏以爲四列峽爲正陰列西傾爲正陽列東傾爲正陽列  
眠山爲正陽列至唐一行以爲天下山河存乎兩界且紀所以限戎  
狄南紀所此北條之一其山來自雍州之北越西河而東爲  
以限蠻夷

冀州諸山自冀州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海貫大河以北之

境也○夏氏曰導峽岐秀之積水使下流至於荆山農曰導山

至者皆是用功數也後皆從此○吳氏曰然後逾河農曰導山

曰峽山峽水出其南有石門於山之北關龍門而河出於梁與壺口之

間則崩梁之與壺口本相屬因禹鑿之故二山爲河所絕故至于荆

山則曰逾于河以自壺口實貫導之至于大岳底柱折城又至

于王屋自太行折而北至于常山樂氏曰自岷至荆山逾河而

自太行至太行一折又折而東北至碣石樂氏曰太行常山在石

相屬而入海入于海也○愚曰導山諸說不一禹隨山以治

水故以導言山之有脈絡條列本不可誣而水之源未有五

出於山水之勢未有不因於山則隨山之脈絡以導水一實

蓋並行不相悖而曰至曰過蓋合山水而通言之也

蓋並行不相悖而曰至曰過蓋合山水而通言之也

蓋並行不相悖而曰至曰過蓋合山水而通言之也

之水深得禹治水之序然禹八年於外三  
歷山川豈止一次既導懷襄之水則因山以相  
山之有間谷者導而納之川山旁之有小水者則從而治之  
皆其勢之宜然也要之經意無所不包合衆說而觀之則  
之意見矣

西傾之圍焉鼠至于太華元化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孔氏曰西傾之圍焉鼠三山雍之南山焉或曰西傾之東洲水出

恒水出焉而八十餘之江愚曰大華即華山樂華在京北華陰縣

為與東南南為豫西孔氏曰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相連東

南在豫州界漢志熊耳在弘農盧氏縣外方在潁川萬高縣一名

孔氏曰謂經鳥鼠洛洛然可謂無外方流出桐柏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而後條列於治水於下乃相備朱氏曰

此北條之二其山來自雍州之南相首尾而東為大華之山

自華而東南為豫州諸山貫大河以南之境皆氏曰



西嶺不言其文家於導嶺也岷嶺以自梁  
之山故岷山不言其文家於嶺家也

導嶺家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孔氏曰嶺家在梁州

漢志山方在江夏竟陵縣

荆山内方大别三山在荆州

漢志

漢志山方在江夏竟陵縣

○朱氏曰此南條之一其

山來自梁州而東為荆州諸山實大江以北之境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孔氏曰岷山在梁州

漢志

衡山九江在荆州

漢志

敷淺原在

揚州

漢志

○朱氏曰此南條之一其山來自梁州

東南為衡山道過九江而接揚州實大江以南之境

漢志 岐所道之水入合濟河之流最急并得當其隨山之初自西而夾之

東自東而夾之東北則下流之海矣言入于海西嶺嶺岷嶺所導之水

則未能遠流且注于下流之海及南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故下文

所載之岷水入海之道故此山是于陸尾大別敷淺原而止而

下流之山皆所不及也○三山陳氏曰嶺之東山也曰因而治環水

大嶽岷嶺之列河濟所經西條之列伊洛淮源所經嶺家之列漢水

所經岷山之

列江水所經

平漢水其地形下禹將治河木空此以待水之浸益期者

得之○王滿云九河連河今句倫入海不可與今河所行不異河

非古河也○呂氏曰河至充端流漢漢者故禹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為

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也禹指此地凡天下所可爭者

皆禹之地也所指者小所爭者大以此知人爭小知友成其大也後

此代有河善井是河言人乃是人害河蓋禹所防之河皆博塞為平

土之居水無所礙故也水為五行之首在天地間加人之血氣流為

不已固不可使壅閉也○杜氏曰禹於河之下流未嘗決之入海

必先使其水有所游過安轉以故安流順導之故河分為九流後同

為一河○漢書地理志曰禹後分為三江河為四濟示且發源西北

故叙中國之水以河為先吳氏曰導河道里最遠又其源

蟠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音郎之水過三澁市側至于大

別南至于江東匯胡罪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朱氏曰蟠冢在梁州滄浪魏道元曰武當山澤漢水中有諸山則

因以二澁吳氏曰水名入漢水大別在荊州彭蠡在揚州○

孔氏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

水匯迴也○朱氏曰漢水至大別而入江江漢相合而東其

流浸大故迴旋宛轉而鍾為彭蠡之澤是彭蠡者江漢匯合而為之非先有是澤也漢發源於西在大江之北故次於河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音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逆亦反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朱氏曰分流為別○林氏曰此梁州之沱也○孔氏曰澧水

名楚辭曰澧余彌兮澧浦東陵地名○唐孔氏曰逆邪行也○

朱氏曰岷山在梁州澧九江東陵在荊州匯在揚州匯即彭

蠡澤承上文言之江自東陵而東迤邐向北與漢水會而匯

為彭蠡其經流自岷山出者滔滔東注疑為中江以入海江

在漢南故次於漢

導沱音瀾水東流為澧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

河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朱氏曰沱在冀州漢志曰河東澧在兖州孔氏曰澧在滎陶丘河

下缺四頁

在豫州敬即漢漢之漢志濟水出汶在青州○孔氏曰泉源為

沈流出為濟水至河內武德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

並流數里溢而為滎澤自滎東出歷荷澤而東北與汶水合

又北折而東入海○朱氏曰濟雖北而發源近故決於江

曰漢入江而分為北江濟入河而為滎諸儒亦求之焉夫漢之

入于江本無北江之謂焉既而漢入江江與漢合其流為大匯于彭

澤則之故道不足受之故合為北江以入于海漢之入河之故

道則必有之故也故自決於河而東出于陶自北以至入于海亦

所以分其勢而濟之也蓋其於河亦非無礙矣非復齊水也此書為治

水而作故其所載如此使此書為此理而作則北江之流南臨於江

不當屬於漢矣蓋漢以東當屬於河不當屬於濟矣○詳見成開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朱氏曰桐柏在豫州泗沂在徐州○唐孔氏曰淮出胎誓山

東北過桐柏○愚曰淮自桐柏以上流小無所用導故導之

自桐柏始渭空言自亦然○朱氏曰淮在濟南故決於濟唐

氏曰沂入于泗然後泗入于淮今兼言會

于泗沂以沂水入泗東去淮已近故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渚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水經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南谷山然後過鳥鼠山○朱氏  
曰渭水所經止於雍州於一州爲大於九州爲小故後及之

詳見

導洛自熊耳東會于澗渚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孔氏曰洛與澗渚會于河南與伊會于洛陽至鞏之東入河  
○朱氏曰洛水所經止於豫州自渭而言又在南故居末詳

豫州

九州攸同四隩反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特源九澤既陂

反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

中邦

孔氏曰攸所也○愚曰九州所同同於治也下文所叙是也

○吳氏曰許謹云隩水涯隈也四隩四海之隈○呂氏曰九

州之山刊除置壇場旅祭以告成○唐孔氏曰九州之川浚

濬泉源無壅塞九州之澤既已陂障無決溢禮諸侯之見天

子時見曰會穀見曰同注穀聚也言諸侯歸朝也○六府說見禹謨○孔氏

曰孔修其修治也○王氏曰衆土交相正底慎致謹其事也

○孔氏曰則猶準也二壤上中下田也準則其田以定中國

之賦法王氏曰土賦有及於四夷田賦止於中邦而已孫氏曰賦法賦則二壤成賦中邦所以區謹財賦也上中下之三壤即

九等之田也上中下言其畧九等言其詳也○愚曰禹貢書法濬簡

嚴上經每州惟舉一隅以反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

如宅土惟言於兖雍故此以四隕既宅總之旅山惟言於梁

雍故此以九山刊旅總之上經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之川

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澤之滌陂總之上經雖各載達河

之道而四方之趨帝都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六

府孔修則非特水土之治也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丘陵墳

衍原隰之土地無不辨正非特墳壤之別也財賦者民命所  
係一或輕取則民無以生聖人所深謹也故於此又提其綱

言之觸類而推禹功之全可見矣

心錫土姓祗台晉德先不距朕行下也

王氏曰言封建諸侯錫之上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林氏曰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非之士而命之氏建德謂建立有德之人為

諸侯時之士所謂錫土命之氏所謂錫姓如契封於商賜姓子履封

於郟賜姓姬○陳氏曰有土有姓○孔氏曰台我也距遠也○王

氏曰祗台德先者祗上之德先之也不距朕行從上所行行

之也○陳氏曰台朕皆史氏我其君上也○東陽馬氏曰水

土已平天子於是封建諸侯共治天下天子又祗已德以先

之而天下無敢不從此皆禹功所致也施氏曰洪水之平禹侯

故德雖出於上而使  
之不距者禹之功也

五百里甸田服百里賦納總一百里納銓珍三百里納秸



反八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愚曰五服之制所以疆理內外以爲京師諸夏夷狄之別○  
張氏曰服者服其事也內而甸侯衛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  
事於天子故皆謂之服○朱氏曰里者乃道途遠近之數非  
方井之里也甸治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爲天子治田  
事故謂之甸服○夏氏曰五百里甸服者規方千里爲王畿  
其中爲王城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是爲甸服齊氏曰周  
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之名  
雖出於夫井然所以止名天子之田必用甸法也○朱氏曰百里  
二百里亦以四面各言之百里者去王城之一百里二百里  
者第二百里三四五皆然未盡全曰總齊氏曰以供兩國馬  
齊氏曰周禮掌客齊  
有木止於此也○禾穗曰銍唐孔氏曰銍鎬也  
銍以刈故以銍表也○呂氏曰粟穀也  
結服者服結役也唐孔氏曰此言服明上  
下持甸所納之穀自文也○呂氏曰粟穀也  
有穀曰粟無穀曰米孫氏曰二百里以下不言  
穀粟米不言穀上言也○朱氏曰自總

至米皆公田之稅。○唐孔氏曰其稅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  
分麤耳。○朱氏曰近麓而遠精近者易致遠者難致故也畿內  
專言田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然五服事各不  
同亦舉凡例互相見。孔氏曰謂言朝服之屬者內  
法達於天下。詩曰奕奕繁祉惟禹甸之而少。而王畿特以甸名  
蓋農事國之本也京師之地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  
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必曰甸服所以示務本之義  
制賦必以稼穡所以責務本之實蓋務農重穀率天下以歸  
本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夏氏曰甸服外之五百里是為侯服。朱氏曰四而各  
五百里餘服同。○孔氏曰

侯斥侯也。唐孔氏曰斥謂  
行。侯同侯也。○王氏曰以始有諸侯故謂之侯

服。○夏氏曰內之第一百里為采采者卿大夫食邑之地也。

王制千里之外曰采。周禮六鄉之外為六遂。六遂之制有采焉。○  
為大夫之采地。小都為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則皆在畿內也。○

朱氏曰：第二之百里為男爵之國。王事。○王制曰：男采也。○王制曰：

但建男邦者欲王畿不為大國所迫而小國易獲京師之助

也。○朱氏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為百里者三。隨文並例不

可拘也。○王氏曰：於此乃建諸侯之邦。○索至曰：大國遠則

重足以有鎮而蕃屏王室。建侯非特三百里以對男邦言之

則自此以外皆諸侯也。○或曰：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伯在其間。

○朱氏曰：侯服惟言邑。國者畿外主於封侯亦互相見。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三山王氏曰：先王疆理天下尤謹於華夷之辨。王畿之外既

建侯國以為王室之輔而其外之五百里則接於要荒故設

為綏服以為內外之別。○愚曰：綏安也。內安中國外安邊疆

揆度也。文教以文德教化也。內之三百里接於中國故以文

敬為之準也奮振起也武衛以武事保護也外之二百里接

於遠蠻故奮厲武衛也或曰內三百里非無武備蓋以文教為主外三百里非無文教蓋以武備為主

武備即已非教勇兵服遠也太平之世武備亦宜有以備不虞也

律與後世守小國而納兵者異矣曰武備無常故二百里常

所居使之守其國邑城則人人自盡故二百里足矣後世不明古

晉有制端石衛之變石晉以爲罷罷一道總契州故至末俗有即律

其善有武衛以捍禦其民斯安矣所以為綏服也

五百里要服要服三百里莫二百里蔡

王氏曰於此不可用中國之政為之要約而已蔡州也。陳氏

放罪人於此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

五百里流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王氏曰荒不治也又非若要也○召氏曰要服已以所封之要約不一治之

荒則甚遠而不治○愚曰荒服雖不為言慢則其於夷矣○

蘇氏曰流謂罪大者流於此國者也○林氏曰禮所謂流者四夷不與同中

我南亦與也○相對而言則有四名○梁一一字而言則四者皆可○漏用

如經言亦與夷者服是也○梁服三百里言夷流服三百里言亦與謂自

此乃與夷之世然則外之一百里亦與夷也而謂之與夷流者以其

地才遠中國有與夷罪大者不與夷者則與之於此也○陳氏曰

蔡邕於古詩有流於海也○流中以其無知流夫工是也○蘇氏曰夷狄

不可以中國之治之也○或曰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故以不

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新安王士氏曰甸侯綏服

謂之中國要荒謂之夷要則中國之地方廣不過二千里聖人務廣

其德不務廣其地者牧之○東陽馬氏曰堯舜有聖德天下所共

法不治夷狄所此意也○

向慕故疆界廣闊而五服至五千里之遠

今自山東至長安陝西不滿二千里自

廣南江浙北至乾山府亦只四千以上里經曰安石入于河西

被于流沙夫陽石流沙人迹亦罕至而當時之聲教實賅及之則

其五千里之遠可知○朱氏曰地里有以田制者有以路制者田制

如井方一里天子田方千里公伯田方百里之數皆民田然實之數

而山澤塗表不與焉路制如二十五家為里所行二十里古行五十

里一里蓋包山澤塗表而言五服之制計道塗以定朝貢自王城以

至荒服自五百里以至二

千五百里蓋以路言也○然聖人之治詳內而略外觀向侯綏

要荒之名可見蓋治近者法度宜詳彼遠者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五政七賦所不及不可詳法度以治之也詳爲之法而彼不從則吾之制之也勞矣故不若略其法觀至於五千足以見其德化之遠觀要荒服足以見其法度之善袁氏曰其勢不能及及故推詳於治內內治修舉遠人自修乃所以治外也後世罪中國以事遠夷中國內美而遠夷然不服則知先王之德遠矣

○周官職方氏九服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或曰禹貢并王畿爲五服周官同蓋禹貢言其兩每服每面各五百里故五服刑距方五千里鎡所鎡至文番服每面二千七百五十里相鎡五千五百里增於禹貢但五百里曰甸以甸服爲一畿其外侯服則其別有三鎡服要荒服則其別各有一鎡於王畿之外諸服其別蓋亦有九焉周之九服亦因於古但謂貢與鎡度至周加詩耳傳氏曰周官王畿刑鎡之甸服



少無兩海之名南方海濱多有河川流多稱江西西北則漢交外海也  
裁海言海濱之名南方海濱多有河川流多稱江西西北則漢交外海也

○禹曰竟舜政事所治詳內略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

化則極于四海無內外之限也林氏曰以王制考之竟謂與州

西河千里此甸內千里即甸服也自常山至齊州千里自西河至流

所載以北考之與之北距常山已接於流沙之外則為要荒矣治之

以南考之自南河至江千里已建侯服矣漢自江至衡山千里則要

荒又在九州之內南太屬而北太遠首必有乘除相補於其間而未

足以知之○愚曰禹貢不言此境意其必不止於常山披漢中山定

襄陽門代郡等皆在常山之北長城之南舜分冀北為幽并則此境

當其遠王制漢唐所作必兼盡焉○蔡氏曰古今土地盛衰不同舜

時冀北恐未必兼盡如周則自禹敷土而下歷舉治水規模言

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為三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

之自導岍及岐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川言之自

九州攸同而下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由

內及外言之自東漸于海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經緯錯綜

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



禹錫玄圭言厥成功

朱氏曰錫猶師錫帝曰之錫下錫上也元圭其寶璽也

者必是貴至其○王氏曰禹納元圭於舜以告成功愚曰此禹

洋不可收矣○昔禹成功之八無亡語蓋以爲

甘誓

夏書

呂氏曰觀書當知世變不同堯舜禹相承混然無間至啓繼

禹則異矣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孔氏曰啓禹子嗣禹爲天子孟子禹爲益於天七年禹崩益

歸益而歸啓曰○有扈國名與夏同姓漢志扶風郿縣古之

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馬氏曰甘有扈郊地○誓說見

禹謨○愚曰王者有征無戰今序啓扈體若敵國美於傷世變

之辭也春秋君臣之分不明故聖人嚴其辭以正其分啓承

三聖純懿之後故聖人志其實以儆其變彼一時此一時也

甘誓凡四章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愚曰此史述作誓之由○孔氏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王

以六卿蓋始於夏時○葉氏曰天子六軍六卿將之推親制則皆行

○李氏曰此六卿非冢宰至司空之六卿即周禮卿大夫每卿一

人也蓋王之六卿別有此六卿平居則各掌其卿之政令屬於六司

徒出征則率其卿之乃二千五百人而爲之將屬於大司馬所統軍

將皆命卿即此卿也○三山陳氏曰古者文武一道其制皆公卿其

卒皆農民無事則爲此間族黨別時有事則爲伍兩卒教師軍上下

皆有禮義至漢猶有遺焉後世文武既分知兵者○無垢張氏曰召

少將非士大夫故多致者○非農家成多致逆

六卿將誓也○林氏曰古者四方有變專責方伯方伯不能

討然後天子親征今啓親提六軍造其城下大戰有苞之強

惡可知○愚曰非啓賢能繼禹之道有苞豈易乎哉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苞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

勦反○絕其命今予其恭行天之罰

愚曰嗟發語憫歎之辭唐孔氏曰無其○無垢張氏曰六事即

六卿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變御稱事人則六卿所統之衆

張氏曰凡有事於六○蔡氏曰威暴殄之也海輕忽之也○五

行說見洪範○愚曰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散而為五行人

稟五行之秀以生而為仁義禮智信之德所謂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也五行分行於四時各有其德春盛德在木夏

盛德在火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土分旺於四季王所取

法以為治所謂撫于五辰也天地所以成造化人物所以生

王者所以為治無一不本於五行而有辱威侮之凡皆五常

之道拂生長斂藏之宜以害民暴物皆威侮五行也○孔氏

曰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也呂氏曰天地人之正理一

人之正理皆念息息矣○新王土氏曰人道之正即天地之正也故天

子論孝子產論禮時言天之烈也地之曠也民之行也此可以類推

故人道之大也父也君也其尊即天之經攝也子也臣也其卑即

地之義有德者居臣之分失相親之風則長念棄才之正也

截也。○王氏曰：若是者，自絕于天，故天斂創其命。○愚曰：天

即理也，理之所當絕，即天絕之也。予惟恭行天罰，蓋惟辟奉

天而不可違也。林氏曰：經言誓師之辭，無不以行天罰為言。蓋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命。

林氏曰：古以車戰，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甲士一

左一右而御者執轡居于中。○孔氏曰：左車左方主射攻治

也，治其職，右車右方主執戈予。愚曰：言左方則戈亦在左，右方則

七所主，如左車則御者居左，右車則御者居右。此言左方則戈亦在左，右方則

我馳驅此御之正也。為之詭遇此御其馬之正也。○愚曰：恭

者敬而奉之之謂。○無垢張氏曰：我既恭行天罰，汝等亦當

恭天之命，左攻左，右攻右，御以正，此恭天命也。唐孔氏曰：我既

○呂氏曰：理在天為命，在人為法，在師為律師，而非律師則不

可以爲師吳起用兵有先戰而奔敵斬首者起斬之先奔非  
無功以其突祥故也吳起曰左不攻于左而攻于右不攻于右而攻

王者黃河之師其後世皆效之此故孔子思  
不出其位惟此其必常止豈特用兵爲然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享則擊首戮

無塔張氏曰用命謂恭命不用命謂不恭命。社說見太甲

上。孔氏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與社主行有功則

賞於祖主前不用命則戮於社主前示不敢專張氏曰禮左廟

屬屬社地道也屬法賞賜也故于祖戮也故于社之禮也類。

王氏曰出師載廟社主行示民以用命也上用命則民用命

此所謂以躬率之也。孔氏曰擊子也非但止汝身擊及子

戮言耻累也揚曰戮不獨是戮亦有不殺之戮勿謂謂功元女子

傷重時故臨陣申成加罪以行去。亦嘉鄭氏曰征前之也口  
不及前而討由管仲與季孫則有不足之意履夏之在渠矣

五子之歌

夏書

呂氏曰五子之歌國命中廢與甘誓氣象又不同矣。○無垢  
張氏曰禹之功大矣啓方即位有扈不服至用大兵太康繼  
啓一出游畋便至失國是知天下之難保雖大禹之功不能  
蓋也爲人君者其可少肆乎。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孔氏曰太康啓子。爾雅曰昆兄也。孔氏曰五人皆啓子。

夏氏曰下言爾弟五人則五人皆太康弟。○唐孔氏曰須待也。此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言須于洛汭見五人須待也。

汭說見堯典

五子之歌凡六章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叛乃盤游無度波音于有  
洛之表十旬弗反

唐孔氏曰此下史序作歌之由。新安王氏曰尸主也而有

不爲之意張氏曰祭服之有尸不言尸不爲其位而已故身是禘而

王居喪多哀國家  
律故言尸于八子  
○愚曰逸豫縱于安樂之謂人主行如桀則

至滅德謂逸豫滅德何哉蓋敬者德之本人惟戒謹然後可

以立德心一流於逸豫則頽荒昏惰萬惡生焉漢元成啓元

懿非大無道而害于身凶于國以逸豫滅德故也

之理以其者謂不反雖謂之戒○黎民說見堯典○蘇氏曰武

也○愚曰德者人心同然之理吾德既滅則民心皆離○孔

氏曰盤樂也或曰盤○蘇氏曰從流上下而忘返謂之遊○

愚曰無度無節也○呂氏曰民有怨有不怨猶未至威貳威

貳則怨積而熟矣大康於此正當儆省前非乃反盤游無度

○孔氏曰畋田獵也洛表洛水之南○蘇氏曰夏都河北而

畋于洛南言去國之遠○句說見禹謨

有窮后羿五計因民弗忍距于河

蘇氏曰有窮國名羿其君也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忍堪也

○新安王氏曰距以兵阻之也○孔氏曰羿距太康于河不  
得入國遂廢之○呂氏曰大姦何世無之但在我之勢固則  
彼無因而入苟有間隙則被乘之矣此羿所以因民弗堪而

距之也

三山陳氏曰羿能因民不忍奪之於一時而終不能禁民  
之心之思焉所以必廢一成之田一絲之衆卒以祀夏不失

舊物之詳  
見或問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如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  
以作歌

孔氏曰御侍也○孫氏曰僕者望而不去也前言須待而不  
進也○愚曰然猶舜怨慕之怨太康既為羿所距不得反國  
故五子侍御其母從而求太康之所在待于洛北而太康卒  
不得反故五子咸怨述祖戒以為歌

也五子之怨與小弁同○愚曰孔氏曰五子本休戚作歌因及時事  
故總以禹戒言之○林氏曰詩最之辭八作則自為一詩今乃五  
而足之五子之怨并後互相發明其義乃備二歌雖載於書實詩之



諺○曰民曰此歌當以詩體着不當以書體着謂非之歌則觀于子之狀則見詩之變風亦變雅詩之才乎情性止乎禮義我自來矣○愚曰五章俯仰節奏然而不怒真溫柔篤厚可以死怨者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林氏曰皇尊而大之之辭○孔氏曰皇祖禹也○愚曰傲而止之之謂戒順而導之之謂訓○蘇氏曰民可近言可親而不可躐也不可下言可貴而不可賤也○愚曰民所以可近而不可下者蓋民爲國本故也本固則國安矣呂氏曰此兩句乃古世傳王之

定法用土但去形跡上着不去邦本上着不知其所以爲邦是甚物做成只是合天下之民別聚之這个便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然置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研以素息各反之馭暗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愚曰一猶悉也我視天下之愚夫愚婦悉能勝我焉可多矣

而致人怨乎一人之失而至再至三民怨之蓄必深豈在於

怨之明者而後可畏哉豈有待其明者已無及矣當於未見之

時亟圖之可也呂氏曰明者易見暗者難見均力敵之人有先

道與道曰深無所自發一發則不可救古人所○孔氏曰十萬曰億

十億曰兆懷危懼貌朽腐也○駁與御同說見馬謖○林氏

曰古車皆四馬兩服兩駟天子之車盛則駕六蓋服駟之旁

又加兩駟常則駕四馬馬在車中為服在車○三山陳氏曰此章

謂國以民為本而安民以敬為本以見大康失邦由失民心

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反音峻宇

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二愚曰此承上章不敬之意而言○薛氏曰訓亦禹之訓也林

曰承上皇祖○孔氏曰作為也色女色○愚曰禽田獵取禽獸

故曰言訓

○孔氏曰迷亂曰荒○愚曰飲酒而甘之之謂酣食物而好之之謂嗜言無厭也○孔氏曰峻高大彫刻畫○呂氏曰凡事皆有則夫婦之正攝狩之事酒以養體樂以導和室宇之居垣墻之備皆不可廢至於荒迷甘嗜峻取則踰其則矣一踰其則便有亡之理三山漢氏曰得其則者天理北踰其則○孔氏曰六者有其一必亡况兼有乎○愚曰此二章意在言外見祖訓之當遵

身亡國者樂式帝繼幸免亦幾及於亂

者反違之當戒者反蹈之其應果不誣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夫啟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愚曰此承上章末或不亡之意而言陶唐堯也冀方冀州之

一方也猶詩言徐方○唐孔氏曰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

安邑皆在冀州○愚曰此章乃指言太康綱紀繩紀綱目以

喻法制之相統相聯綱者目上條下所以舉其要道者君天下

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自堯以來即有此義方非一日也今大康居其地失其道亂其法乃致於滅亡傷其不能繼歷代之業而亡其國也○左傳惟彼陶唐而下有帥彼天常一句厥道作其行乃致滅亡作乃滅而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陲厥考覆宗絕祀

愚曰此承上章失道亂紀綱而言明者君德之大本明明明之至也○唐孔氏曰我祖禹也禹抵此則○愚曰典則皆法也典者萬世之常經若周官之六典是也則者一時之成式若周官之八則是也典者其大則者其凡也○孔氏曰貽遺關通和平也○林氏曰五權之法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百二十斤為石五鈞石五權之最重者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

生繩直生准準正則平衡而均權是權者法度之所自出也  
舉鈞石則五權可知舉權則度量準繩皆可見石言關鈞言  
和互文耳無垢張氏曰關見天下通同而無○愚曰王府王國府

庫也石鈞之器王府者

禮氏曰以說言大禹以敷勢為準以自長為度方準繩右規左規則知法度之器

至禹而

緒絲端可續也以喻國家之統緒明明以德言典則

以法言石鈞以器言本末備具其統緒可以垂萬世而大康  
荒亂廢像之以覆其宗族絕其廟祀傷其不能繼乃祖之業  
而亡其家也

其五曰嗚呼曷反

割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予

予心頗厚有忸反

女大忸女媼弗慎厥德維悔可追

愚曰嗚呼悲歎之辭○唐孔氏曰曷何也國已覆滅何所歸

乎仇怨疇誰也鬱陶憤結積聚之意頗厚愧形於色死而皮

厚然○有說見堯典○孔氏曰忸忸心慙○夏氏曰距太康

者惟罪若萬姓中有憐我者猶可依之以生今萬姓皆仇怨我我將誰依乎故悲懷憤結色愧心慙不能自己原其始則由弗能謹德盛于遊田遂至于此今雖欲悔安可追哉林氏曰歸首太康也五子則曰子之卷民仇者太康也五子則曰仇子蓋仁人兄弟慈厚一體親愛之至情也○愚曰五子不咎罪而曰萬姓仇子不咎罪姓而曰弗謹德不咎太康而自怨自艾終之以不可應而已亦謂怨而不怒也○王氏曰先王以

敬民爲本惟不敬民故縱欲而喪志喪志則失道而失政此萬姓所以仇予也其言之序若出於一口曰氏曰五章一章切一章非是數太康之惡其真情焉至曰發爲此歌故其言自恭敬之愛如也○愚曰此章申前義而致悲傷之情也太康之失國病根在於不敬謹故五子之歌以是始終焉乃一篇之綱領也故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胤征

夏書

義和酒而善

反

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王氏曰義和至夏合爲一官

曰氏曰也夏建官惟百夏兩官皆廢

序前以下大夫爲之馬相氏重日月星辰以中士爲之其官分爲一  
其官分爲一而後周分爲二禮樂之官分爲二而後周分爲一  
蓋唐虞時氏性厚其本而官分故掌夫時禮樂之官分爲一而後  
自累世後民俗益薄大時禮樂多失以政以  
詔民故其官簡而它官則詳也  
○唐孔氏曰酒樂其  
色酒然齊同流過也  
○愚曰禮樂時請失分至之節亂日謂素  
甲乙之序  
○孔氏曰流國名流國之君受天命往征之史序  
其事作胤征  
○三山陳氏曰古人以天時爲重以酒爲威也  
胤征自天子出書即言胤征也  
○愚曰胤  
命胤征故序皆文阻言胤征也  
胤后祖征因名胤征

胤征

胤大章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  
后承王命祖征

愚曰胤侯蓋以諸侯入王朝爲大司馬  
○新安王氏曰五旅  
爲師五師爲軍天子六軍然師訓衆故六軍亦稱六師  
○胤

史記左傳拜逐太東太東崩弟仲康立而拜為政仲康崩子相九拜逐相自立拜為家眾所殺其逐代之道長相和之也仲康崩子相九拜逐相自立拜為家眾所殺其逐代之道長相和之也仲康崩子相九拜逐相自立拜為家眾所殺其逐代之道長相和之也

食其采地於畿內以其臣主之謂之邑○后說見舜典○愚曰義和職在王朝今乃廢其職而酒荒于其邑故嗣后承王命往往征謂采邑割削之也意者若知廢職則

告于眾曰嗟三有眾聖有護訓明徵訓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嗟說見甘誓○唐孔氏曰有眾所有之眾○愚曰聖先聖也以其定謀謂之教以其中教謂之訓明徵謂可為明證定保謂當固守○夏氏曰自天子克謹天戒至却有常刑即



之言○愚曰天戒如三光雨暘寒暑變遷之類天所以示戒  
人君克謹謂恐懼修省也臣人入臣也當處常法也克有能  
守而不失也如理百廢舉職業皆所以有常憲也此以國常  
貝若非克有能與無所  
也故當謹天取人比所及命者君比故當謹  
正其失之謂  
修助其美之謂輔輔車輔也所以助乎輔明明而又明也  
每歲主春道始由人以木鐸并洛徇于路官節相規工執藝事  
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王氏曰孟春布令憲禁之時與周官正月始和同○孔氏曰  
道人宣令之官○蔡氏曰木鐸金口木舌施政令時振以警  
衆○愚曰徇巡而示之也○孔氏曰官師衆官也○愚曰規  
運筵以爲圓者也漢音筵以喻規正之義○新安王氏曰百  
工執技藝之事以諫如匠慶因宮室之事伶州鳩因鍾律之  
事暨和因療疾之事諫乃國政是也○愚曰君臣相與儆戒

可謂已盡猶慮其或死故每歲之首使道人宣令欲其無時  
不謹徇于大路欲其無往不聞使官師更相規切以諫至百  
工亦皆執藝事以諫謂官師及百工皆諫其上也又慮不恭  
其職而不諫王曰諫者謂君謂復制常刑以儆之常刑刑之  
有常而不變此皆所以謹天戒也後世從諫之君實諫者有之  
未聞有不諫而刑者蓋古史  
時諫者乃其常不諫者  
乃失職也後世反是 將陳義和所犯故先與先聖護訓以正  
其罪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溺亂于酒畔官離次傲以六擾天紀選  
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釁妻鬻晉夫馳庶人走義和  
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誅

愚曰德者人所固有惟是義和乃顛仆覆及其德○唐孔氏  
曰沒水謂之沈畔與叛同意也○新安王氏曰離去也○愚  
曰官言所居之職以言所命之位司言所主之事孫氏曰義和  
和廢職也

林氏曰椒始也天紀即洪範歲月日星辰曆

之五紀也叔和世舉其職未嘗亂紀今始亂之○夏氏曰

遐遠也○永嘉陳氏曰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孔氏曰

辰日月所會次之名謂集台也房所次之舍不合則日食

可知無非謂日月所會之舍不合則日食可知也

所以食也謂日月所會之舍不合則日食可知也

其核者謂日月所會之舍不合則日食可知也

所舍之或或以房為房學九月日月食言于大火之次房以共為大火

惟可見者差不得以未日食且日之所居宿不見正可推筭以知

非能奪日以見也○其子曰近代善醫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過

身亡矣據左氏傳曰宋火及之墟陳太師之墟謂陳太師之墟也

者無日甯於醫言故奏進也謂奏進也凡日食伐鼓于社謂日食

食陰長陽也鼓陽擊所以助陽也○林氏曰漢上林虎園有  
唐孔氏曰社上林氏也社于社黃學樂也○林氏曰漢上林虎園有  
畜夫又有鄉畜夫當是執役之賤職○唐孔氏曰庶人是庶

人之在官者謂胥徒也。○釋文曰：車馬曰馳，步走曰走。○孔

氏曰：昔禹夫馳，庶人走，以供救日之百役也。

西孔氏曰：救日者，博曰天子救日，置五車陳

五車，上馬，中牛，下騾，皆子問曰：諸侯救日，各以方也。漢書：漢官制：凡

十人，皆以百役而當之。庶人變走，以供其役也。

乃說見五子之歌。○唐孔氏曰：日食爲災，異之大，則抵者

衆則君之表而有上下促遽若此，義和主其官反不

間不知是其昏闇迷錯於天象以干犯先王之誅不可赦也。

二。陳氏曰：上章言日月之食，如彼此章言義和與先王之法如此

而迎亦於未然今日七日也。而謂此知

不格動其兵，則與不格，亦各於其時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

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呂氏曰：此上是責義和之辭，此下是戒師衆之辭。○王氏曰：

政典乃六典之一周之六典蓋因於夏。呂氏曰：政典如○呂氏

曰：軍法莫嚴於期會，故先時不及時者必殺。新王曰：用兵

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時者則出而戰或先時或不及時則○唐孔氏

曰以用也○愚曰奉謹而承之謂將持而行之謂○呂

氏曰古人行師皆是奉承王命王者又奉行天討上下不敢

認爲己權則人君安敢輕用兵人臣安敢專命士卒安敢犯

命乎

火炎崑崙音周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子廉厥渠魁脅

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孔氏曰崑崑山也出玉山脊曰岡○孔氏曰天吏天王之吏

殲滅渠大魁帥也○唐孔氏曰上既勉衆士勦力致討又恐

兵威濫及故云火炎崑崑山之岡則玉石俱被焚燒猛火烈矣

天吏行師或有過逸之德則又烈於火今但滅其首惡其被

自脅而從者皆無所治舊染汙穢之俗皆與之爲新一無所

問愚曰與猶許也皆許其自新除元惡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瘳戒哉

愚曰上既戒以妾殺又慮其姑息敗事復數而戒之林氏

曰此威非慘酷之威乃嚴毅之威也此愛非仁愛之愛乃姑

息之愛也○濟說見大誥○愚曰記曰祭祀主敬軍旅主威

故嚴毅之威勝其姑息之愛則信能有濟苟以姑息勝嚴毅

信無成功辨女子曰若親孫封揚子獲直難莊所以此威愛也

兄威則主將不嚴三節不肅敬之蓋當威而威乃所以為仁不

當愛而愛乃所以為不仁也三山陳氏曰威愛各異

林氏則奮厲而不沮戒則敬謹而不輕用兵之要無越此二

山者蓋細結上文及前一章之意可以考其布名以度

其有不有者

之